



夏日姐妹

XIA RI JIE MEI

徐虹◎著

她们，正如同所有的都市里不再年轻的人们，经历了青春中混沌、暧昧、矛盾而骚乱的历史，过去的自我总被新的自我覆盖与翻新。



夏日姐妹

XIA RI JIE MEI

徐虹◎著

她们，正如同所有的都市里不再年轻的人们，经历了青春中混沌、暧昧、矛盾而骚乱的历史，过去的自我总被新的自我覆盖与翻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日姐妹 / 徐虹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51-8

I. ①夏…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520号

夏日姐妹

徐 虹 著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侯君莉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51-8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何为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十 年·····	001
北京断章 ·····	007
风子·孩子吃语 ·····	051
我·十七岁 ·····	059
风子·一种忘记的两个版本 ·····	070
别人的故事·四个姑娘 ·····	077
我·青春轶事 ·····	085
风子·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 ·····	096
我·双重生活 ·····	126
我和风子·夏日姐妹 ·····	149
我·温的血 ·····	181
编 后 ·····	195

十 年

1. 别处

都说时间像金钱，可是时间也像金钱一样不经花，一不留神就流失一大把。生命一边欢叫一边蜕壳，蜿蜒旖旎地蛇状消失，记忆却总在后头忙不迭地收拾生命的残骸，似乎存心要捡拾一些异样的玩意儿做成标本，才能依稀复原从前的样貌——比如记忆文字、照片或者日记。因为人们是那样的不甘心，总想着在行进的船上做个记号，留住过往时间的流水。

鲁院果然出现在十年以前的一个下午。雨天，北京东四环城乡接合部，十字路口可见半空中悬浮了很多根凌乱的电线，车子一走一停，远处近处一派喇叭声就是司机们旺盛的咒骂。路边尽是复印打字、鱼头泡饼、金凤成祥、成都小吃等各色小店。一座四层老楼，围墙外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大的“拆”字。女人们撑着雨伞跳跃坑坑洼洼、沟沟坎坎。也有的以纱巾蒙在头脸，背朝着风的方向……远远看去全是都市里的乱世佳人。

鲁院里面倒是安静的。大铁门吱呀呀一关上，把车子熄了火，人一下子从里到外安静下来，安静得似乎有些不大适应。我还延续着某种热闹的惯性，而这里启动了另一种与热闹无关的生活——虽然它也是喧闹的，骚乱的，多姿多彩的，但更是孤独的，深邃的，一个人的。孤独是必然的，因为它通往别处。它是一条秘密通道的开端，它带着近半个

世纪的历史，那些响当当的名字全与它有关。而它的终端山重水复，雾失楼台，深不可测。我似乎正站在这一条通道的门口激动惶惑又流连忘返……那天是怎样开端的我倒是忘记了，或许印象也因为时间久远而加了幻想的虚化……雨天，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门口，然后一大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高声笑闹着敲着饭盆走出来。

2. M 和 Q 和 Y

这些人注定与我有关。他们不仅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故事也成为我经验的一部分，像茶与水在互相交融中酝酿成混合的味道。在鲁院生活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梦想中的海市蜃楼——先是那些不寻常的女人们，妖娆的，绰约的，伶牙俐齿的，异样的，在各种酒桌中被聚光灯一打，亮得晃眼。我记得 M 在喝酒以后是要跳舞的，像那些华丽的藏族姑娘，在乐曲和眼神的喧嚣中，没完没了地跳，没完没了地笑，长睫毛，低垂的眼帘，神情里带着陶醉和痴迷与忘我。她的身姿是很西化的，胸是西洋式的胸，跳起舞来无论多么纵情都带有纯情的味道。现在过了近十年，我仍记得她跳舞的样子。女人与女人的交往靠的是嗅觉。因此我判断她的心性是宽和的，存善的，柔软的，但我从来没对她说过。当然那几位姐姐也各有美处，都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要性格有性格，要才情有才情的。

M 时常来喊我，到五楼来学跳舞吗？我心向往之却从来没去过。她对我说，我看那么点小人儿，小说写得倒蛮老到的。她又说，人和人不过那么几下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毕业后几年间我们也不过见过仅仅三五面，每一次她都处在不同的命运处境里。奋斗；两个人奋斗；一个人奋斗；接着奋斗。当然我也是，任何人都是，谁又不是呢？甚至更处于惊险的境地而不为外人知……最近一次见 M 是在一个饭局上。鲁院当初有多少饭局啊，简直层出不穷！又常常饭后小饭，再喝到深夜。谈人生和文学，谈所有的喜怒哀乐，善恶恩仇，毫无掩饰地为一点点感动而哭泣，似乎在为各种各样的人性找一些依据。当时大家都处于一种人生恍惚中，好像全都醉了，也以为生活就是恍惚的，艺术化的，醉态的，

和带着酒味的……现在同样的人，同样的面孔，体体面面地坐下来，一桌人彼此一环视，真有触目惊心之感——就仿佛电影上常见的蒙太奇画面：黑白的照片是少年；咖啡色的照片是中年；彩色的照片反而是老年。真的，因为我们在彼此的脸上，真切地看见了时间。时间已经一晃过去快十年了吗？青春正像华丽宫殿一隅的一尊金属器皿，固然是曾经璀璨的，紧实的，鲜亮的，但是终归随着岁月渐渐黯淡下去。而鲁院却在生命的光芒与黯淡中一直恒久地存在。

十年前我初到鲁院，看见一个粗壮、大胡子、未语先笑、说话有点结巴的人，原来就是 Q。我想起以前人家拆解大胡子，不是画家也是书法家，至少是个导演吧，但他为人低调、谦和、亲善、寡言少语，还带三分懵懵懂懂。在鲁院半年，我记得他永远穿一件绛紫色半旧上衣、牛仔裤，戴副大框眼镜——即使换了季节，衣服颜色也从没鲜亮过，所以给人感觉他总是兀自行走在生活的边缘和暗处，睁着一只观察的大眼睛，搜寻一个故事。花枝招展的女同学摆个 POSE，在 Q 面前一撒娇，他好像全没懂似的，哈哈一笑，一下子破了气场，完全没有接受信号的意思。但他是我们这群人中间的大哥，一帮人每晚歌舞升平，谈古论今，也抓住青春的尾巴制造最后的浪漫，但基本很少见到 Q。Q 呢？屋里写东西呢。有人说，也许他喜欢在喧闹的背景音乐中，进入自己的梦想世界。他在任何人群中也不挑头，不显山露水。我只记得有一次，几十桌一摆开，十几箱啤酒下肚，大家就疯了。好像四面传来的字只有一个：干！东北来的几位在酒桌中间翻蹄亮掌、撒了欢儿，合唱“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的酸曲。Q 淹没在人群后部，手舞足蹈，完全进入半痴状态，闭着眼睛扭起秧歌来。也许他自己都忘了，我却记得他没有顾忌、没有警惕、没有思考的一刻。

我记得他们在酒桌上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歌，在雨天的大巴上吹口琴，在乒乓球桌上孩子一样大呼小叫，在宿舍里吊一盏很中国很古典的灯，每晚过着中国士人歌舞升平的生活，每天爬山，看电影，开舞会，参观展览，去书店，指评江山，也传播小道消息。如果谁拿来一本文学刊物，说上面“有他的东西，请批评”，那真是最令人艳羡的——有时候，我觉得这场景仿佛在上一个时代，五十年代的支边部队战士，

六十年代的北大荒知青，七十年代的回城青年，或者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总之与新世纪的进程完全不搭界，仿佛一下子晚了二三十年。也许是时间过得太快了，而我们还愿意停留在过去……我们一直在生长，在鲁院的时光，是我们生长最快的也是最茁壮的。在这里，人们以特立独行、超凡脱俗、离经叛道为荣。可以推想，那时法国左岸派的生活是多么激动人心。现在时过境迁，难免为当时的造作哂笑起来，但彼情彼景却是真诚的，动人的。生活本是平缓的河，却在鲁院的转弯处激流奔涌。

我也记得 Y 在我们从十三陵回京的大巴上唱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啊……海军战士红心向党，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我从没觉得这首歌这么好听。Y 的声音，昂扬、忧郁、向上、怅惘，又有着说不出的内蕴，正是那天昏昏欲睡集体的情绪低调。大巴行进时是飞速的，窗外平庸的树被拉成横线条。口琴声忽然响起来了，断断续续的，有些不熟练、跟不上趟似的。但在歌曲节奏的极限处，又贴切地跟上来。是一位羸弱的诗人吹的。这个幽怨的人，把对世界的热爱放在幽怨和沉郁里。有人头歪向窗口，或者靠向另一个人的肩膀，沉沉睡去。空气里带着好闻的雨后的泥土气息。

这群人里不乏勇敢大胆的女孩子。现在中国都市的女孩子都过于精明乖巧了，世事洞明。跟男人跳一场舞，下来还要解释：我本不想去的，是他非让我跳的……或者一味地追求口腔快感，将同性的心事一边信誓旦旦地守诺，一边毫无顾忌地散播。这些女人都过于聪明了，而一个女人是不能太过于聪明的。女人多少是应该有些丈夫气。鲁院的女孩子们非常透明，任性而纵情。任性是郝思嘉式的，纵情是伊丽莎白·泰勒式的，却让我感受到不受污染的异域之风。仿佛不是生活在现代都市，而是来自一所世外桃源，没有来龙去脉繁复的那些心事，因为非常超常，所以非常健康。而现在，人们习惯于把健康的人诬蔑为疯子。那是因为，世界在上界手中颠倒了一个个，秩序全乱了。正常的人们不断修正自己，分身做了几个人，时刻转换开关，日趋刻薄与邪恶——人们已经习惯于病态，而疯子们，只是因为更期待正常。带着这个评判看一看路人，就觉得这世界上满是荒诞的逻辑。

3. 在一粒米上雕梁画栋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那些要赚取敬意和威望的人，那些将好意随时挂在口头的人，还有那些忽然热情似火忽然又冷若冰霜的人。王国维对哲学思考中曾有“可信者不可爱，可爱亦不可信”之纠结，记忆中的鲁院有着别样的逻辑：可怕的女生全是可爱的；可爱的女生全是可疑的，她们前前后后的人生各有可怜之处。这里自然有可敬可佩可亲可感的人，当然也有嬉笑怒骂之下包裹的互相揶揄。正如这世界上有飞鸟和蝴蝶，自然也有细软的虫子，都如小孩子手中的玩具一般，过不得心的。这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读他的人生和心事、沉痛与激动、过去与未来，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过往和现在重叠而奔突，即刻会陷入人生的迷局，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人的中部宽大，四边向后退去，一个个方脸凸起，眼睛变形，分明是怪异的表情。

而这时候，二〇〇三年，中国的文学处正在“为文学史写作，为内心写作，为市场写作”的纷争中。因而文学更加多元多义。大师们努力在一个时代的核心部分刻苦工作，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巅峰时刻终归风光不再，衰退与萎缩如阴霾无所不在，只剩下以数字考量艺术的市场规则。或许，人们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涂炭、道德的蹂躏、信仰的毁灭，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也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夹生。或许，但凡社会转型阶段，总会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感文化感的无所适从。因此，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在一个文化空气稀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而东奔西跑——而鲁院，虽然是中国坐标系上的一个小圆点，是庄稼中的一粒米。但它在这一个点上，上承历史下接未来。因为它是文学的襁褓。文学是什么？或者，它是每一个平凡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它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它在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核心处雕梁画栋——如一粒米中间的山重水复——那些

代表性的人物，是树丛中最高的那棵树上的最高的那根枝条……这个世界，有人是朝向外部世界的，有人是朝向内部世界的，而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同样是无限的。文学所辐射的光可以同时穿透两个世界，它吹来的风漫天遍野，把世界也给刮蓝了！鲁院就在这里，兀自泛着暗金的沉重的光芒。

十年，我在时间的这个端头遥望时间的那个端头，而世界全是变的，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在荒天野地里的那些有爱有激情有责任有心肝的年轻人们，又冷，又慌乱，又奔跑，又激动，又不甘，嗅着血腥味的野兽出没，只有他们相互依存，让心在这个叫作鲁院的地方暂时安歇，他们的拥抱与性无关，人们管这笼统叫热爱——这也是我们十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这年头什么是持久的？什么也不是持久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可以找到并接近那个叫作持久的存在。

是为代序。

北京断章

一

流光的水，已经把我记忆中的北京冲淡了。那些零星的碎片，只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

不错，现在正是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年头，是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楼上的男孩每日在烈日午后，都听从母亲的命令，弹奏一首钢琴曲——因为还是练习曲的阶段，钢琴的调子断断续续的，手指像是生怕说错了话，小心翼翼地，完全破除了正常的节奏。有时候一个音，要等很久才掉落下来，听得人提心吊胆，心烦得紧。门口的外省保安皱着眉，烦躁地在阳光下走来走去。我被散乱的音符牵扯，人整个落在尘土里。眼睛没有调整焦距，愣瞋瞋的，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在夏天的烈日午后，人是要变作植物人的。

就在这个时候，在零散的钢琴声中，忽然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身体的角角落落里觉醒。它最先是一些流散的浮云，一面变幻一面聚拢，最终集成一个四体伏地的舞人，具有蝴蝶的羽翼和孔雀的色泽，潜伏于暗蓝色的追光下。它一只手臂升扬起来，尖长的手指慌乱颤动。它活灵活现，细节逼真，连脚趾的弯曲都充满力度。然后整个人如闻魔咒，火焰一般升腾蹿动，蔓延和逼近。

记忆的风把它们吹醒了。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

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如金色的铃，一簇一簇，满天飘飞，丁零脆响。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么久，却曾经无觉地静默和潜伏。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式样老旧，溢彩流光。

那是我的——我的童年被编织进她的纹理里去，我的青春在她怀抱里呢喃，漂浮的心倚靠着她，我的呼吸也随她呼吸。

她是我的，我的老旧而亲切的北京。

车子拐进北海一段弧度圆满的弯道，可以看见老城暗红的砖墙，联结一排排冷冷的白栏杆，对面的角楼兀自辉煌——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上面描画了繁复的花纹。角楼的飞檐上卧着惺忪的睡鸟。它们只在黄昏时分，一群一群，飞去飞来。老树的枯枝狰狞如爪牙，黑色枝条的背景是朱红墙面。处处是旧北京的印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北京，正在那里复活和苏醒。

鸽子飞旋，羽翼拍动。它们不停歇地，从过去飞到现在。羽翼下快速掠过的北京，旧房子被推倒翻新，孩子长大成人，街道被日渐格式化，暗灰的底子，代之以明艳和灯辉。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以往悠然的生活，变作时髦的电视片头的快动作。机器和钢铁，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

那些鸽子也许正是二十多年前飞翔的那一群吧。那时候的鸽子在胡同的电线杆之间盘旋，飞不太高也飞不太远。它们扑闪着翅膀成群结队地飞越灰暗的老屋顶，飞跃横七竖八的晾衣服的竹竿，飞跃竹竿上裂着大洞的破背心和小女孩的花裤衩。屋顶上长着的蒿草，远处传来邻居家男孩们惨烈的呐喊，檐角处昂立一排鼓鼓的小兽，我的大花猫就蹲在旁边“喵喵”叫唤。我正仰着头冲它努嘴：“虎子，下来下来，给你肉吃……”

二十多年，真快。总说时间是金钱，可如今时间也像金钱一样的不经花，一不留神就流逝一大把。如今，在横平竖直的样板都市里，野趣横生的散漫村落，依照盆景的命运，被快速地规范化了。破坏，正以建立的名义进行。镂空雕花的窗棂和屋檐上的小兽坍塌下来，随垃圾一同消失。路边风情万种的高一朵低一朵的野花也不见了，她们都被转移到了规矩的花圃里，而且整齐划一地，以一样的品种，呈现一样的表情、

一样的姿势。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种舞蹈：一排舞姿绰约的姑娘穿同样的衣裙，脖颈向一侧扭动相同的角度，柔美得如出一辙，好似一个人的多个重影。街边的楼房，被红蓝条子的装饰布覆盖，一天天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猛长，不消多时，露出真相，就有老人不认识原先的路了。这一些楼房，伴随新世纪人们的欲望，热带雨林般疯长和膨胀。新建的街道，正是欲望无限伸展的枝条。

我的北京，永远是纪录片里的黑白电影，断章如缕，历久弥新。

关于北京的曾经在岁月风尘中浓缩与板结的故事，正像一块方正的茶砖，与沸腾之水亲近，浸润与渗透相互作用，使得每一片细节都自由舒展，缓慢复原一朵朵菊花的形状，焕发朴素的清香。就连零星的叶片，也枝蔓一般纠结游动，扑朔迷离；一个早衰的女人，拘谨而刻板的身体僵硬，面无表情。在某一个美好之夜，经受美好的情爱滋润，亢奋的舞蹈似狂想的思路。绝不仅仅是一个吻。力量伴随异样的生长，缩紧的身与心顿时铺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活力荡漾；一群沉睡的孩子，带着棉被的香味，早晨被母亲的亲吻一一唤醒了。现在，他们叫嚷起来，清醒起来，放肆起来。彼此呼应，眼神喧嚣。然后以百倍的力量狂奔。

二

一切都低沉下去，不可遏止。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风子的口头语。风子像所有不太年轻也不太美貌的都市女子一样的爱时髦，面带满不在乎的表情，对生活保持无所谓的颓废态度——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尚，在九十年代末期也并未过时，直至跨了世纪。风子穿着件麻布大衫儿，长发胡乱披散，眼睛半张半合，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细瘦的裤腿上满是细细密密蔓藤一样的小碎花，站在故宫暗红的砖墙边上，身体前倾，双肘向后抵住鼓鼓的大门钉，头扭向一侧眺望远方的天空。飞檐上的怪兽张牙舞爪，制造了时空颠倒的惊愕。而她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综合体：冷静、现代、时髦，又蕴含某种旧时日的风情。

天气算不上冷。虽说前几天下过一场小雨雪，街边的草坪依然挣扎着透露几分绿意，棕黄的树叶落遍草坪，像过了季的干瘪水果似的。天

上飞过灰白的鸽子，带着袅袅的哨音。阳光下一个男人的表情就是一株木木的仙人掌。吸口烟，眼光透过车窗扫向路边。路边驶过一辆辆出租车。入了冬，出租司机都把自己裹紧了。他们没工夫讲究，裤子松松垮垮、皱巴巴地系在肚子下边，手上带着金戒指，穿一件鲜红的羊毛衫。街上相拥的情侣造作地拿着玫瑰花，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旧上海的电影镜头——造作、狎昵、怀旧、张扬。他们在哨音底下的形态进入一个风情纪录片——凄婉的小提琴伴奏下，街景、行人、建筑……那些陌生的人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表情恍恍惚惚的，仿佛随时可以原地消失。

“晚报，晚报！”一个外省人蛮强的口音。寂寞穿透空气。“晚报，晚报！”

一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这座城市，神思不定，热闹而鼓噪。行人们影子倾斜，面无表情，举止慌张，形迹可疑。他们忽然朝一个方向奔跑，忽然又转向另一个方向。我和我的朋友风子，随同人群在北京的街头四处游走，远处间断着传来集体沉闷的口号——“抗压。”他们说。“搏斗。”他们说。“逃跑。”他们说。“性感。”他们说。

我的心像空气一样失重。一间简单的房间承载我的变形的心脏，它裸露透明，狂躁跳动。几面素色花布把墙壁、书架和桌子全面包裹，窗帘是大朵大朵细密的皱折。那是一种暗蓝色的小碎花，细碎的花瓣儿像是漫天遍野刮了一场大风，把屋里的空气都给刮蓝了，给这屋里平添一股妖气。每一朵花都冒着蓝烟。从暗蓝的玻璃窗直望出去，街上的烟尘和人影一同漂浮，太阳怪异得和天空一样大小，它不是圆形是方形的，此时正像烧开水一样咕咕冒着热气。

“沸腾和变异！”他们说。

三

正是那一年的那一天的那些时刻，高个子的安子带来了少年时代的影子一样的朋友风子。遥远的旧时日已经远去，从别离风子到再次见面已时隔二十年。我们重逢的背景是郊外一所艺人群居的巨大仓库。在